

II. 基地

随着车辆驶入门内，方才的雨声逐渐消失。从敲击声中脱离出来，一时间，他感到周边静得可怕，加之陌生的环境，一股对未知的恐惧在他心中升起。

进入地下，周边只有微弱的光从天花板的荧光材料放出。他仔细打量起周边的环境，发现周边停着难以计数的各式载具：复古的私家车，富有现代特色的，棱角分明的车辆，厚重的军用车辆，甚至还夹杂着一些主战坦克。这些载具间矗立着一根根巨大的金属柱，那些柱子撑起了一片十几米高的空间。地面被复杂的标识和线条所覆盖，他所在的车辆正沿一条白线前进。

向着未知的方向前进，他心中的恐惧愈发明显，这与周边陌生的环境关系密切。似乎每向前一米，事件便愈发的失控。

不知是错觉还是怎的，他只觉四外好像愈发的黑了。刚进地下时，借着荧光，他至少还能看清所处的环境。但现在，一切都像笼在雾中一般，变得愈发模糊，愈发朦胧，愈发的未知了。

如果只是如此，他或许还能忍受，但当他回想起那骇人的一幕时，他就抑制不住地，对15号感到畏惧。

他清晰地认识到，自己与对方的差距，就像蝼蚁比之巨象，沙土比之山岭，水洼比之海洋。如果对方想要加害于他，自己不会有一丝逃生的可能。

更何况，如今的局势下，这些国区间的地区，是真正的无主之地，自己就算在此处消失，也不会有任何人过问。

死亡，似乎已经成了他当下唯一的结局。

前进，向着那无尽的深渊，一刻不停地前进。

不知何时，他才发觉，自己已身处一片黑暗之中了。

于这深渊之中，这金属包裹的牢狱之中，光明不能抵达，黑暗无法消散，他心中的恐惧不能去除。

仿佛在地狱的最深处，他的身体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痛苦，他的深处似有炙热的烈焰，焚烧着他的体内；外部却又像身处凝固的冰河，冻结着他的躯壳。

最后，引擎的蜂鸣也消失了，不再有一丝声响，仿佛全身除了触觉之外，一切的感官尽数丧失。

不知多久，他的感觉也麻木起来，五感便就此彻底消失了。

那是一种极奇妙的感觉，明明意识仍然清醒，但感官却离开了身躯。此刻，他也分不清，究竟是感官离开了身躯，还是意识脱离了肉体，这是一种极端混乱的感觉。仿若自己真的像久远的神话中那样，灵魂出窍，超脱于生死之外。

“如果现在，我真的是灵魂的话，那我一定正身处在冥河之中吧。”他想。

思绪中的感情，杂念，一一消散而去，他变得愈发的纯净，愈发的虚无。仿若一缕灵魂，正于冥河中逆流而上，游向生的彼岸。

此刻，一扇无形的门开放，在黑暗中放出刺目的光亮，逐渐照亮了整个世界。

.....

再次睁开双眼，他发现自己正被一人夹在腋下，携带着自己向前走。扭头一看，果然是15号。他心中一惊，手刨脚蹬，挣扎着想要脱身，但与先前一样，仍是徒劳。他见没有效果，也便放弃了挣扎，选择听天由命。

揉了揉被光线刺激的双眼，他打量起周边的环境：

与他所所见过的任何一个房间都不同，这是一个纯白色的空间，是一条长的似乎没有尽头的走廊。虽是一个纯白的空间，但却丝毫没有刺眼的感觉，相反，整个走廊散出一种柔和的气息，包裹着其中的一切。

一切都是洁净的，一切都是柔和的，一切都透出一种神圣的感觉。但那神圣却与中心区的神圣不同，前者是一种庄严的氛围，环境中无形的高压逼迫人产生神圣的感觉；而这里则截然相反，似乎是久远的宗教中所描绘的天堂一般，慈悲的光芒向外散去，仿佛一切的苦与罪都被净化。

面对此等的景象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他看的出神了。

“如今的世界，居然存在这样的地方？”他万分疑惑，但肚腹传来的挤压感告诉他，这一切并非虚幻。

方才的经历，简直如同重生一般，他似是降临在了另一个，美好的，理想中的世界。他也像刚出生的婴儿一般，除去呼吸，简直无法做出任何的举动。

突然，他感到身躯一坠，紧接着便四肢着地——是15号将他放了下来。而15号没有停下，依旧是大步迈向前方。

不知为何，他随即焦急起来，用着暂且瘫软的四肢，奋力地向前爬去，想要追上15号的身影。由于爬得急躁，他的手臂与膝盖磕到了坚硬的地面。但已经无暇顾及疼痛，逃跑的念头竟消失无踪，他心中只剩下一个念头：跟上去。

他爬行得愈发快了，作为学生，他本不善运动。但这一刻，一切都不同了，他感到一种无比的急切，仿佛再慢一点，自己就会被那片黑暗再次吞没；仿佛再迟一些，那片光芒就会消散在自己身

旁；仿佛再晚一分，那希望就会从他的人生中逃走。

那希望，比他以往所得到的，都更为强烈，那是生的希望，是他本能的愿望。

即使是汗水浸透了衣襟，他也不敢停下；哪怕在地上磨破了皮肤，他也没有停止；就算金属刮蹭着血肉，他也不愿停留。

那昔日在难以忍受的刺痛，此刻都成了他前进的动力，只有如此的刺激，才能让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，才能让他笃定，自己还真正地活着。

痛苦不再是痛苦，而是生的喜悦。

“生的本能如此的强烈，看来是可堪一用了。”一个人不知在何处看到了一切，自言自语道。

.....

爬行了约有半小时，15号才终于停下，他也随即停了下来。此刻，他的关节已然红肿了，摩擦过的地方不住地渗出鲜血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挣扎着站了起来。随着15号的靠近，走廊尽头，一扇与墙壁融为一体的门打开了。他跟着15号，拖着身躯蹭进了门内。

走进房间，迎接他的是一幅略显熟悉的情景：

极宽敞的房间内仍是一片纯白，但与走廊不同，导线密布于房间之中，交汇于房间中央的一个他所熟悉的几何体上——一个白色的圆柱形，那是一台量子计算机。但那台计算机出奇的庞大，以至于它更像是一根巨大的承重柱。

这里四周都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在踱步。每个人头部都接着导线，那是他再熟悉不过的，用作神经检测的导线。那些人就像他之前遇到的考生一样，都处于一种相当专注的状态。

但，与那些考生不同，这些人没有那种严肃而紧张的神情，反而都处在一种相当自然的状态，在踱步的过程中，他们分别表露出不同的情感：有些人开怀大笑，甚至停下了步伐；有些人面带忧郁，似是在为什么而发愁；还有人大发雷霆，表现出极度的愤慨.....

但无论如何，在这些人的身上，情感都极其自然，没有丝毫虚假与做作地流露出来，就像回到了最纯真的状态一般，或者说，回到了最理想的状态。

面对此景，于国区中脱身，于那虚伪与压迫的牢笼中脱身的他，眼前的景象对于他自然是陌生的。但在这柔和的氛围之中，他又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感。仿佛成为了初临人间的婴儿，包裹在世界的善意之中。

身处其中，他也不禁被感染了。

他沉浸在这由纯粹的情感汇聚成的河流中，任由激荡的思绪将他带向自由的彼岸，意识仿佛与那些人相连，尽管他们之间并没有导线相接，他仍能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所思所想。一瞬之间，他们之

间的界线，他们作为独立的个体之间的界线，被模糊了。

他不由自主地走上前去，与这些人，这些身穿纯白色服饰的人共同踱步。他忘记了身上的疼痛，对着身旁的人，露出一个如释重负的，自然的微笑。而旁边的人丝毫没有在意他身上破旧褪色的布料，对着这个与周边环境不符的人，回以友好的微笑。

随即，他反应了过来，急忙收敛了笑容，退出了人群，露出一个尴尬的笑容。见状，15号也走了过来，拉住他的手臂，似是要将他带去别处。

一扇门，与墙壁融为一体的门，在房间的另一头开放。开放得那么及时，仿佛有什么在引导着二人前进一般。15号拉着他走入门中，门又自动关闭，他们来到了一个与方才的走廊别无二致的空间。仍是继续前行，只不过这一次他不再爬行。

纯白的空间让他几近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，他只觉自己步行了许久，终于来到了走廊的尽头，来到了一扇难得与周边有所不同的大门——一扇金色的大门前。在周边柔和的光芒中，唯独这扇大门显得格外耀眼。15号走上前去，大门便缓缓开放，二人进入其中。

门内，仍是一片纯白，不同的是，纯白之中有着些许的突起，那是诸如沙发和桌椅的家具，它们与房间呈现出同种颜色。在正对门的办公桌后，坐着一个纯白色的，头戴面具的人影，无论是身上的长袍，还是脸上的面具，抑或是皮肤和头发，都泛出白色的光芒，仿佛整个空间的白色都发源于此。

他望着那个人影，看得出了神，他望着那人影站起身来，动作之中没有丝毫的多余之处，更无刻意的做作，但一举一动之中，却透出一种包容一切的柔和。那种包容，海洋也无法比拟其宽广，唯有星海能与之抗衡。那人影是那样的神圣，直视那人影，仿佛他在直视纯洁本身。即便是久远神话之中的圣母，与之相比，也逊色三分。

待那人影来到近前，他才发现，这与他身高相近的人影，竟有这一头长可及地，如瀑布般披散的直发。随着那人的运动，发丝随之飘起，犹如纯白的海浪般起伏。

“欢迎，我们的‘眼’。”一个轻柔的女声从面具后飘出，带着善意与温柔，让人如沐春风。

听到声音，他才回过神来，急忙向着眼前那人行礼。那人却阻止了他，单手将他扶起，将他安置到了一旁的沙发上。她又一摆手，15号便走到他的身边，伸手抚摸着他的伤口。待15号移开后，鲜血即刻凝结，伤口便被堵住了。

那女子在桌后坐下，“‘眼’，你，知道自己的名字吗？”没有丝毫的问候，她突兀地开口问道。但那声音中的善意与温柔，却已胜过了所有的礼节。

他刚欲张口，却被那女子打断，“有与没有，都没关系。因为从此刻开始，你不再需要过去的那个名字了。”那女子笑着说道，“从今天开始，无论你过往如何，无论你将前往何方，都不再重要了，‘旧世界’业已不能左右你的人生，因为你已重生，‘新世界’将主宰你的一切。”

“身为‘眼’重生，你需要的，是一个新名字——属于‘新世界’的名字。”那女人继续说道，“我赐名你为——7号。”

他想要辩驳，却发不出声音。

“身为2号，我以人事部主管的身份，衷心的欢迎你，加入‘观察者’，降生于‘新世界’，成为一名光荣的‘眼’。”自称2号的女子以轻松的口吻，说完了这段如宣誓词一般庄重的话。但随后，她又开口，说出了一句他无比熟悉的话：

“你已脱离黑暗，驶向光明的未来。”

这简单的语句似乎带着超脱现实般的魔力，直击他的心灵，使他的心为之倾倒，无可挽回地倾倒。那朴素的辞藻中仿佛蕴含着最伟大的力量，使他只是倾听，便已深信不疑。无论是字句还是情感，这声音都以无可辩驳的气势，向他传达出这一观点。再严密的辩驳，在这片纯白的空间里，在这压倒一切的气势下，都显得那么无力，仿佛这就是世间不可更改的公理。

在这般言语的攻势之下，他的理性，他心中的防线，瞬间土崩瓦解，消失无踪。现在，他真心相信，自己在这片新的天地间重生，将走向光明的未来。在如此的教唆之下，他抛下了自己的过往，抛下了自己曾经的名字，唯余作为“眼”的名字——7号。

“这一切真的真实吗？”一丝疑惑在他的脑中闪过，但随即便被激荡的情感，那生存的喜悦，那盲目的癫狂，那对过去的畏惧，那逃避的急切，被这一切所掩盖了，或许是彻底地掩盖了。

再也顾不得一切了，失控的情感在7号的身上尽情地迸发出来，他一瞬起舞，一刻哀鸣，一转眼放声狂笑，顷刻间嚎啕大哭。连身体也失去了控制，四肢，躯干，头部都以极不自然的形态扭动着，只为宣泄脑内的思绪。而崩溃的理性根本不能抵御情感的洪流，只能任其如决堤的洪水般倾斜而出。

但这一切也不过昙花一现，片刻之后，他便像损坏的机器一般瘫成一团，倒在沙发之上，那是一滩有着智慧的烂肉。

见此情景，2号卸下了先前的温和，转而换上了平静的语调：“我们的‘眼’似乎有些疲劳啊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，先送他去休息吧。”说着，沙发运动起来，载着7号驶出了房间，只留下15号仍在其中。

“那，我们也该开始我们的事了。”2号面向15号，说道。